

春夢了無痕

(本文插圖刊第42頁)

我與女作家黃廬隱

● 王 映 霞 (大陸名作家)

五四運動的新女性

我的好友黃廬隱女士已經逝世五十六周年了。她與冰心一樣，在二十年代早就負有盛名。廬隱與「五四運動」有着「血緣」關係，她是從「五四」運動中湧現出來的一位敢於向封建舊禮教挑戰的新女性。所以有人說：「廬隱是五四運動的產兒」，這個論點，應該說是十分公允的。中國早期女作家所寫的，一般都是自己的身邊瑣事，不是戀愛，就是婚姻，廬隱的不少作品亦復如此。但她有些小說却取材於社會問題，這是難能可貴的。茅盾在《廬隱論》一文中說：「五四時期的女作家能够注旨在革命性的社會題材的，不能不推廬隱是第一人。」

我之與廬隱相識，始於一九三一年。那時我與郁達夫居住於赫德路嘉禾里。嘉禾里是一條較小的弄堂，內分並列着前後兩條，我們先住前弄一四七六號，是東洋式的房子；後來改住後弄一四四二號，是一幢石庫門房子，每月房租為銀洋十二元。上海的石庫門房子都是千篇一律的：一跨進大門，就是小小的天井，房子分兩層，樓下

為會客室和廚房，樓上為正房和亭子間。我們從

亭子間的南窗望出去，正好是靜安寺公墓（今改

為靜安公園）。郁達夫在《燈蛾埋葬之夜》這篇

文章裡曾經說：「這墓地的歷史，我也不大明白

，但從門口起一直排列着，直到中心的禮拜堂屋

後為止的，那兩排齊出的洋梧桐樹看來，少算大

約也總已有六十幾歲的年紀。」這兩排法國梧桐

至今安然無恙，比過去更為盤根錯節，遒勁挺拔

，以樹齡講，已經不是六十幾，而是一百多歲了

。嘉禾里的環境既整潔，又幽雅，具有濃郁的農

村氣息，一年四季，隨時可以聽見鳥叫、虫鳴和

知了聲。所以我和郁達夫都喜歡這個地方，一直

住了六年有餘。不過今天的嘉禾里已經成為車水

馬龍的鬧市區了。

嘉禾里位於偏僻的滬西區，但對門就是電車

場，交通方便，一路有軌電車就以此為起點站，

經過繁華的南京路和北四川路，直達虹口山陰路

。除此以外，還有出租汽車和黃包車，隨時可以

叫到。郁達夫十分好客，凡是來看望他的，無不

熱情接待，讓他們乘興而來，滿意而去。所以每

天總是「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

廬隱第一次來到我家，是由作家劉大杰陪來

的，還帶着一個四五歲的女孩。劉大杰是郁達夫

的學生，兩人相見，無話不談。郁曾經寫過《題

劉大杰詩詞稿後》一詩：

「未免三分名士氣，半生清苦理應該。

岳陽人物無多子，亂世文章風異才。

立志勉追劉禹錫，填詞漫學賀方回。

長君一日為師友，歲晚題詩代折梅。」

凡有女客光臨寒舍，我作為家庭主婦，都要

從廚房裏出來應酬一番，對於廬隱也不例外。廬

隱個子比我矮一些，年紀比我長七歲，那年我二

十五歲，她三十二歲，所以我喊她為「黃姐」，

她稱我為「王妹」。她沒有燙髮，頭髮剪得較短

，穿着流行一時的陰丹士林布旗袍，腳登白色運

動鞋，臉上不施脂粉，一望而知，她是一個「教

書匠」。

在認識她以前，我早就讀過她的成名作《海

濱故人》，這是她的處女作短篇小說集，其中包

含有《一個著作家》、《或人的悲哀》、《麗石

的日記》、《徬徨》、《海濱故人》、《淪落》

等十四篇，文筆流暢，情節動人。當時有人把寥寥可數的幾個女作家分為三類：一是冰心和綠漪的閩秀派，二是凌叔華的新閩秀派，三是馮沅君和丁玲的新女性派，廬隱自然屬於新女性派。

經過這次認識以後，我與廬隱經常來往，沒有多久，就成了摯友。每逢星期日，有時我們一起去逛馬路，看電影。有一次，在兆豐公園（今名中山公園）的池塘旁邊，我問她：「你的先生不在上海麼？」談到她的丈夫，廬隱的眼睛裏就閃出了幾滴淚花，低聲地向我敘述了她那坎坷的身世。

八字太硬童年坎坷

廬隱姓黃，原名英，在北京讀書時，開始在《晨報》和《世界日報》的副刊上發表小說和散文，署名為「廬隱女士」，從此大家都叫她廬隱，而她的真姓名反而被「數典忘祖」了。她是福建省閩侯人，呱呱墜地時，適值其外婆年邊病故。迷信思想濃厚的母親認為她是「不祥之兆」。請算命先生拆拆她的生辰八字，果然不錯，她犯有「尅母尅夫」之命。沒有滿月，母親就把她送出大門，寄養於一個奶媽的家裏。廬隱就是在這樣悲慘的遭遇中長大起來的。在幼年的生活中，她沒有得到過母愛的滋潤。廬隱哽咽地說：「我的命是多麼的苦啊！」

廬隱八歲那年，她的父親病逝於湖南省做官的任內，於是舉家遷居北京，她考入了基督教會所辦的慕貞女子中學。對於校中的生活，廬隱在《窗外的春天》這篇散文中有一段描寫：「一

個僅僅十零歲的孩子，爲了脾氣的古怪，不被鄰人所了解，於是把她送到一所囚牢似的教會學校去寄宿。那學校的校長是美國人——一個五十多歲的老處女，對於孩子們管得異常嚴厲，整月整年不許孩子走出那所建築莊嚴的樓房。四周的環境是異樣的枯燥，沒有樹，沒有花，也永遠聽不見鳥兒的歌唱。」

中學畢業後，廬隱考入了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即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的前身）。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爆發，她懷着火熱的心情，英勇地參加了這場驚天動地的戰鬥。這年秋天，福州發生了日本人槍殺中國學生的案件。消息傳至北方，在京的福建籍學生莫不義憤填膺，決定成立「旅京福建學生聯合會」表示支援，由各校推選兩名代表組成，並創辦《閩潮》刊物，以北京大學高材生郭夢良擔任該刊的編輯主任。

廬隱思想敏捷，言辭鋒利，每次登台演說，口若懸河，滔滔不絕，頗能扣動聽眾的心弦，所以在校內有演說家的美稱。這次組織「旅京福建籍學生聯合會」，高等師範學校推她爲代表，前往參加；同時又擔任了《閩潮》的編輯，因而認識了郭夢良。

「有緣千里能相會」，這句話說得一點不錯。廬隱與郭夢良兩人素昧平生，連做梦也沒有想到彼此會找到志同道合的對方。由於編輯《閩潮》這個偶然的機會，兩人成了摯友，繼而兩顆心慢慢地靠攏在一起了。

但好事多磨，一個是「使君有婦」，一個是「羅敷有夫」，那怎麼辦呢？原來，廬隱在少女

時代曾經與她姨媽的兒子林鴻俊訂過婚。姨媽家境清寒，由黃家出資培養他讀了工業大學。廬隱喜歡寫小說、作詩詞，而林鴻俊則滿腦子都是數目字和方程式，兩人志不同，道不合，又從未通過一封信，談不上有什麼感情。如今，廬隱有了心上人，決定撕毀這張婚約。林是個通情達理的青年，很快同意了女方的要求。但母親堅決反對廬隱的這一行動，認爲女兒這樣做，使自己在親戚中無臉見人，便全家遷至上海，讓女兒一個人留在北京讀書。

至於郭夢良呢，也在咀嚼着包辦婚姻帶給他的痛苦。他在福州老家經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早已娶有妻室。原配名叫林瑞貞，比他長幾歲，是個舊式女子。郭夢良是個受過新時代潮流洗禮的青年，自然不滿意這門親事，婚後才滿月，就整裝北上，考進北京大學攻讀。他認識廬隱後，本來想寫信給妻子，要求離婚。但經過反復思考，認爲自己是包辦婚姻的犧牲品，而妻子也何嘗不是包辦婚姻的犧牲品呢？與其犧牲她，不如犧牲自己。於是他與廬隱相約，「我們既然沒有真正幸福的可能」，只得保持精神戀愛。不久，郭夢良畢業後，從北京南下到了上海。

雷峯塔下首次接觸

一九二二年，一個風雨交加的冬天，廬隱的母親在上海突然把自己的一生打上了句點。正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任教的廬隱立即搭上火車赴滬奔喪。在白浪滔滔的黃浦江畔，她又遇見了時在中國公學教書的郭夢良，丘比特又一次用箭

把他們串在一起了，真是「剪不斷，理還亂，是戀情」。

在這段時間裏，他們兩人作了杭州西湖之遊。在雷峯塔下，有過這樣的追述：「我們徘徊在雷峯塔下，地上芊芊綠草，間雜着幾朵黃花，我們並坐在那軟綿的草上。黃昏的落照，正射在塔尖，紅霞灑射於湖心，輕舟蕩漾，又是一雙雙情侶，在我們面前泛過。涵，你放大胆子，悄悄的握住我的手。這是我們頭一次接觸，可是我心裏彷彿被利劍所穿，不知不覺落下淚來。」

正如郭夢良所說的：「雷峯塔下，是我們生命史上一個大痕迹！」他從杭州歸來，決定要與盧隱結婚，便毅然南下，把經過情況原原本本地告訴了自己的父母。父母認為要拋棄原配，萬萬不能，但再娶一房，則未始不可。盧隱本來是個反對建的女戰士，什麼禮教、什麼貞節，在她看來，都是不屑一顧的東西。她悄悄對郭說：「結婚的基礎在於是否有真摯的愛情，而不在於形式。只要我愛你，即使你有妻子，我也滿不在乎。」

一九二三年初秋，盧隱和郭夢良在上海西芷路北海口口的遠東飯店舉行了簡單的結婚儀式。盧隱的這一大行動，遭到了許多親友的非議，同時也成爲文壇上的熱門話題。但是盧隱臉不紅，心不跳，勇敢地頂住了種種壓力，反而興高采烈地笑着說：「我們勝利了，一切障礙都在我們手裏粉碎了！」

結婚後，盧隱於翌年十二月十二日生了一個

女兒寶寶。郭夢良仍在中國公學教書，以維生計。當時該校地址在吳淞砲台灣，離上海市區有三十多里，有小火車可通。乘電車，搭小火車，再加上步行，來回一趟，要費兩個多小時。郭夢良每天早出晚歸，勞累之極，身體日見憔悴，漸漸不能支持了。

狂風暴雨吹打片紙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一切發生得這樣突然和意外，使盧隱感到自己好像是一片可憐的小紙，被暴風雨吹打和蹂躪。一九二五年陰曆八月十七日郭夢良驕然病倒，熱度發到三十九度以上，經中醫診治，誤斷爲傷寒之症，服藥無效，便送進了寶隆醫院。該醫院是上海高級醫院之一，診斷郭夢良患的是腸阻塞。這種毛病本來可以動手手術切除，但在半個多世紀以前，醫藥水準還不高，對盲腸炎動動小手術，已經視爲驚天動地的大事，如何敢開大刀呢？迨至十月六日，郭夢良突告病危，臉色蒼白，呼吸短促，自知將不久於人世了。

在彌留之際，郭夢良有氣沒力地說：「文天祥講：『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不怕死，但沒有做出一番事業就離開人間，這是很遺憾的。結婚才兩年，我對不起你。對寶寶的撫養，今後只靠你一個人了。」盧隱聽了他的話，心如刀割，但拚命忍耐着，不讓自己哭出聲來。她猛然想起他們的女兒寶寶，只有幾個月，還沒有正式取名，要丈夫留下一個名字，作爲紀念。郭夢良講了兩個字「唯萱」，「萱」是母親

的意思，這個名字的含義是再明白不過的了。接着，一陣劇痛使郭夢良昏迷了過去，從此再也沒有甦醒過來。

郭夢良去世後，生前友好鄭振鐸、張君勱、金井年等人爲他料理了喪事，△時事新報△副刊△學燈△出版了△追悼郭夢良專號△，盧隱在上面撰寫了△郭君夢良行狀△，追述丈夫生平事跡，情深情切，無疑這是她噙着悲痛的眼淚寫的。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數九寒天，朔風怒號，上海沿街的梧桐樹，披上一身白霜，軟綿綿的好像要凍得耐不住了。盧隱冒着嚴寒，懷抱周歲的女兒唯萱，護送丈夫的靈柩返回福州，安葬於市郊的郭家宅。

攜女京滬兩地謀生

葬事完畢後，盧隱在婆家住了一段時間，還在福州女子師範教了一個學期的書。在郭家，她的處境非常困難。家中已經有了原配，現在再加上一個「她」，彼此之間總不免有點「那個」。原妻林瑞貞沉默寡言，不爭不吵，看起來沒有什麼，但盧隱覺得自己在家中矮人三分，抬不起頭來。最令她傷心的，莫過於婆婆對她的歧視，認爲她是「不祥之物」，短短兩年，就把丈夫送上了西天。有一次，一個走江湖的算命先生來到家門口，婆婆叫她算算盧隱的「生辰八字」，結果當然是凶多吉少。從此，婆婆的冷言冷語，就陸續續續，時斷時續地出籠了。在這樣一個封建的環境裏，盧隱是呆不下去了。於是她帶小孩唯萱，離開福州，孤苦零仃地又到了黃浦江畔。

抵達上海，毫無疑問，先要解決吃飯問題，人不能把空氣當飯吃。「柴米油鹽都漲價，只有文章不值錢」。如果單靠「爬格子」，那是活不了命的，因此她不能不另找職業。好在她在文壇上已經初露頭角，熟人較多，經友人介紹，進入大夏大學做宿舍裏的女生指導員，兼附屬中學教員。

大夏大學是上海著名的四所私立大學之一，其餘三者為光華大學、復旦大學和大同大學。那時大夏大學的校址不在今天的麗娃栗垵河畔（麗娃栗垵河現已成為長風公園的一部分。大夏大學與光華大學合併，成為華東師範大學），而在膠州路三百零三號。這是一座新建的磚木結構的方形三層大樓，第一層為禮堂、圖書館、實驗室、辦公室，第二層有十四間教室，第三層為男生宿舍。女生宿舍則設立在這幢新校舍附近的單獨樓房內，她和女兒就棲身於女生宿舍，生活相當清苦。

盧隱在大夏大學本部任女生指導員，用她自己的話說：「指導員就是變相的學監，也就是變相的娘姨和管家婆。」大夏大學是一所相當貴族化的學校，其程度僅次於聖約翰大學。該校學雜費極貴，每學期要繳納銀洋九十元，書費和膳費還不在其內，所以能夠進去讀書的都是富有人家的小姐，根本不把女生指導員放在眼裏。她們每天打扮得花枝招展，僅僅美容一項，早晨就要花去一個半小時，被頭不摺、衣服亂丟、果壳滿地、雜物成堆，盧隱就指揮女校工掃地抹桌，清除垃圾。盧隱是薄有小名的作家了，今天做這樣的

工作，心中自然不舒暢，但為了混碗飯吃，有什麼辦法呢？

「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盡期」。郭夢良去見上帝以後，盧隱天天陷於痛苦的深淵之中，沒有喜悅，沒有歡笑。夜是太漫長了，她常常失眠，一失眠，就輾轉反側，想這想那，回憶起她們在雷峯塔下熱烈擁抱的情況，在黃浦江上泛舟談笑的鏡頭，那時一個是白馬王子，一個是白雪公主，該是多麼歡樂啊！然而一切都過去了，快樂為悲痛所取代，微笑也變成了眼淚。黃浦江雖然仍舊在洶湧澎湃，而可憐的雷峯塔已也經「倒塌成爲一堆瓦礫了」。

郭夢良病故兩周年紀念時，盧隱在文章中說：「我本想為你設祭，但是我住在學校裏，什麼都不完全。我只得作了一篇祭文，向空焚化了。你到底有感應沒有？我總癡望你，給我托一個清清楚楚的夢，但是那有？難道果然是緣盡了嗎？」

盧隱在大夏大學呆了一個學期，對濃裝艷抹的小姐學生看不慣，管不了，只得自動辭職。一九二七年初，她又淒涼地回到了第二故鄉北京。但是在那裏，她像河面上的浮萍一樣，同樣是沒有家，與在上海時並無二致，還是教書和寫作吧。聊以自慰的，就是女兒唯萱漸漸長大了，便把她送進了當地幼稚園。沒有小孩牽連，盧隱空閒的時間就多了，寫了大量的小說、散文和小品文，在文壇上的地位也就更上了一層樓。

躍出絕谷重新揚帆

天茫茫，地茫茫，有什麼地方能有盧隱母女安居之所呢？盧隱再從北京回到上海。在上海，一個偶然的機會，她結識了青年詩人李唯建，他在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讀過書，風度瀟灑，倜儻風流，確是一個漂亮小伙子，年紀剛剛二十歲出頭。詩人與作家，可說是「門當戶對」，他們一見傾心，很快就沉溺於愛河之中，這使四年來一直以淚洗面的盧隱得到了安慰，看到了自己的光明和希望。不過年齡相距十歲，盧隱說：「我年紀太大了，妥不妥？」李唯建以帶著詩意的話說：「你是秋天，我是春天，如果你向後退一步，我向前進一步，豈不都是夏天了麼？」盧隱一聽，嫣然一笑，笑得那麼甜，那麼迷人。因此，文壇上都稱李唯建是盧隱的「小丈夫」。

結合後，盧隱將郭夢良所生的女兒唯萱改名為「薇萱」，否則她要與李唯建成爲同輩了。既然結爲夫婦了，免不了要到外地去度度蜜月。這次不是去杭州雷峯塔，而是東渡日本，在東京的吉祥寺前留下了他們的足跡，也留下了他們歡聲笑語。盧隱從結識郭夢良以來，先後有九年的時間，所以她在《異國秋思》一文中說：「唉！這僅是九年後的今天。呀，在短短的九年中，我走的是崎嶇的山路，我攀緣過陡峭的崖壁，我由死谷裏逃命，使我嚐着忍受由心頭滴血的痛苦，命運要我喝乾自己的血汗，如同喝玫瑰酒一般。」盧隱經過了一段步履維艱的旅程，終於躍出絕谷，重新揚起了人生的風帆。

回國後，李唯建和盧隱帶了郭夢良的女兒抵達杭州，想在西子湖畔專門從事寫作生涯，並由

神州國光社出版了《雲鵬情書集》。盧隱自己說：「這是一本真實的情書，可以看出，我已不固執着悲哀了，我要重新建造我的生命，我要換過方向生活。有了這種決心，所以什麼禮教、什麼社會的譏彈，都從我手裏打得粉碎了。」一九三一年夏，盧隱又為李唯建生了一個女兒，名李瀛仙，以紀念東渡扶桑之行。李瀛仙現名恕先，已退休，定居於廣州。

在中國，要靠寫文章來維持生活，是極為困難的。盧隱便寫信給上海的劉大杰，托他設法找一個固定的職業。這時，上海工部局女子中學開辦不久，正需要國文教員，經劉大杰介紹，他的夫人李輝羣和盧隱進入該校任教。工部局女中係外國人所創辦，地址在餘姚路九十九號，今改名為上海市第一中學。在那裏，過了四年「吃粉筆灰」的生涯，她在各校任教員，以此次為最長了。劉大杰夫人李輝羣，也是郁達夫的高足，郁曾經寫過《贈女學生李輝羣》七絕一首：

「春申江上賦停雲，黃鶴樓頭始識君。

十載神交如水淡，多情誰似李輝羣。」

與此同時，盧隱夫婦一家四口，租賃了劉大杰家對門的愚園路愚園坊二十號（今為愚園路四八三弄）。此處離著名古剎靜安寺很近，而我和郁達夫的寓所就在靜安寺旁邊，兩處近在咫尺，不必搭乘黃包車，只要開動兩條腿，大約十幾分鐘就可以到了。

盧隱的住所，我曾經去過二三次，那是一座三層樓的西式小洋房。盧隱一家住在三樓、二樓

和底層住的是中華書局編輯所所長兼圖書館館長舒新城一家。李唯建就在舒新城手下任編輯，一人的生活過得相當安定。

盧隱和李唯建常到嘉禾里來看郁達夫和我，有時還帶着女兒。一九三二年，郁達夫已經三十七歲，而李唯建僅二十歲出頭，年齡相差很大，所以郁倚老賣老地稱他為「小老弟」，而李也以「小字輩」自居，對郁達夫十分尊敬，開口「郁先生」，閉口「郁先生」。他的年紀比我小二三歲，但對我也很客氣，要喊我為「師母」，我不同意，說：「你這樣喊我，真要折死人了。」他便改喊為「大嫂」。

郁達夫很講究飲食，每個月平均收入銀洋一百餘元，大部分都花在飲食上。他說：「我們是沒有家產的人，主要靠身體好，如果常常生病，就掙不到錢了，所以一定要吃得好。」他雖然未曾親自掌勺，但懂得許多烹飪理論，什麼菜應該費多少時間，什麼菜放多少鹽，說來頭頭是道，清清楚楚，不愧為一個美食家。我本來是不會燒菜的，經過他的指點，閱讀了幾本家常菜譜，又作過反復實踐，居然成為烹飪能手了。在文學界的一些朋友中，以我家的菜餚吃得最美味可口，魯迅家的飲食還不及我們。李唯建夫婦經常在我家用膳，我們也非常歡迎。盧隱說：「在郁先生家吃飯，等於上菜館。」當然，這是溢美之辭。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滬戰爭爆發，上海居民同仇敵愾，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來支援抗日的十九路軍。在這段時間裏，盧隱很少來到我家，是否病了？我很想去看看她。一天，下着

濛濛的細雨，我驀然在靜安寺大門前碰見了盧隱，頭髮蓬鬆，面容憔悴。我劈頭就問：「怎麼好久不見你！」她說正在率領工部局女中學生赴各傷兵醫院做慰問工作，倒茶送水，換藥餵飯，忙得不亦樂乎。我聽了她的敘述以後，極為感動，把自己手指上的一只寶石戒指脫下，拿給了她，叫她轉交給婦女慰勞會。她爽朗地回答：「保證交到。」說罷，她匆匆忙忙地走了，迅速消失於來來往往的人羣之中。

此恨綿綿難產而逝

我和郁達夫結婚後，一直住在上海這個繁華的城市，先後達六年之久，已經有點住厭了。而且在上海開支太大，經濟難以維持。我們的收入主要來自北新書店的版稅，但該店常常欠賬，不肯送來，使我們有時「陷於絕糧的境地」。遷居那裏？我的想法是杭州，因為杭州是我的誕生地，生活程度比較低，那裏還有「淡妝濃抹總相宜」的西子湖，够我們玩一輩子的了。

郁達夫的想法與我不謀而合，他在《住所的話》一文中說：「自以為青山到處可埋骨的飄泊慣的浪人，一到了中年，也頗以沒有一個歸宿為慮。近來常常有求田問舍之心。尤其是春雨瀟瀟的暮春，或風吹秋木的晚秋，看看天空，每會作賞雨茅屋及江南黃葉樹舍的夢想，遊子思鄉，飛鴻倦旅。」郁達夫是浙江富陽縣人，自然喜歡定居於杭州。

一九三三年四月，我們全家遷居杭州大學路場官弄六十三號。離開上海時，沒有預先告知親

友，因為不敢驚動他們。然而盧隱夫婦就住我家附近，來往又密切，「春江水暖鴨先知」，所以他們一定要送我們。我們一家六口，行李很多，李唯建為我們拾行李，打行李票，盧隱為我們照料小孩，幫了我們不少忙。不料這一次却成了我們的訣別。

在此期間，盧隱發表了不少小說和散文，如以淞滬戰爭為題材的《火焰》和《豆腐店》的老板▽，反映十里洋場畸形怪狀的《一段春夢》、《一個情婦的日記》、《跳舞場歸來》和描寫工部局女中學生生活的《給我的小鳥兒們》等等。盧隱每出版一部創作，必寄給我們一本，請郁達夫指教。這些作品和《盧隱自傳》▽，我都讀過，也很欣賞它們；有些地方描寫得很深刻，尤其對女性心理，刻劃得入骨三分，頗能打動讀者的心靈。「文如其人」，盧隱為人真摯坦率，光明磊落。

。她作品的風格也是流利自然，老老實實把事物描繪出來，不在形式上炫奇鬥巧，只是把自己的心赤裸裸地暴露在讀者面前。所以我愛讀她的作品，特別是她的散文，真令我有一「讀其文而如見其人」的感覺。

事有湊巧，我正在閱讀《盧隱自傳》▽剛看到郭夢良病故的情節時，從上海的報刊上，也傳來了盧隱香消玉殞的消息。她是這樣死的：盧隱生過兩個女兒，都是順產，這是第三次身懷六甲。為了節省家庭開支，沒有住進醫院，改請慈航醫院的助產士在家接生。結果，發現是難產，血流不止，生命垂危。鄰居舒新城火速叫救護車，將盧隱送進大華醫院，搶救無效，她於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三日上午丟下李唯建和兩個女兒，先去了西天，得年三十五歲。下午遺體運至中國殯儀館，安葬於霍必藝路（今古北路）永安公墓。

盧隱大殮時，作家、詩人、同事、朋友和女學生前往吊唁的，絡繹不絕。

我和郁達夫因為不在上海，得知噩耗較遲，沒有趕上，我至今引為歉疚。盧隱的早逝是中國文壇的重大損失，上海許多報刊登載了她的遺像和悼念她的文章。茅盾在文章中說：「盧隱未曾以小品文出名。可是在我看來，她的幾篇小品文如《月下》的回憶▽和《雷峯塔下》▽，似乎比她的小說更好。那篇『散記』式的《玫瑰的刺》▽，也是清麗可愛的。今年的文壇大有小品文『值年』的神氣，然而盧隱却在此時死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損失。」對此，我深表同感。黃姐去世得太早了，如果活到現在，也不過九十一歲，不算是最老，上海的百歲老人還多着呢。這樣，我與她你來我往，「白頭宮女在，閑坐話玄宗」，該是多麼美啊！

聖文 張大千外傳 隆重出版

戚宜君 著

定價新臺幣一六〇元

本書為戚宜君精心傑作，要目有：詩人畫家饗客名士、仿石高手聳動藝林、御妻有術教子有方、敦煌面壁靜修苦行、石窟寶藏震驚寰宇、龍游大海時窮節現、環華菴中且安筆硯、異國情懷旅邸留香、回國定居落葉歸根、摩耶精舍安度餘年、大千小事膾炙人口、繪畫藝事千錘百鍊、畫傑人豪埋骨梅丘等，內容精彩，百讀不厭，三十二開本，三百二十餘頁，另有珍貴圖照多幅，現已出書，定價臺幣一六〇元，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祇收一二五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王映霞「我與女作家黃蘆隱」插圖（文見43頁）

- ①女作家黃蘆隱遺相與遺墨。
- ②作者王映霞女士近影。
- ③黃蘆隱夫婿郭夢良之死。

